

國音沿革

方 毅 編 纂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• 王雲五主編 •



國音沿革

方 毅 編 纂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序 人 人 文 庫 印 編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's Library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

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，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序

這本小冊子是追原注音字母的祖先，整理出來一種特別的國故。胡適之先生常說整理國故，要用索引式，結賬式等，做新的入手方法。現在叔遠先生用的是結賬式。他的方法最合結賬的，便是純用客觀，不參一毫主觀。於是條項的清晰，引据的簡賅，排比的正確，都自然的精當。這是他整理國故的小試驗。而注音字母家要知道一點注音字母祖先的故實，這便是他們不可少的小冊。因為講到注音字母的發音價值，及他的應用方法，都已比較的有些詳細的述作。在他們的歷史方面，却尙未有記得系統分明，比較稍精細，好像這本冊子的呀。

我要在這本冊子前面介紹給讀者的，就是上面那幾句話。我自己本來也想要記着這樣的一筆賬，但我的毛病，終是意緒繁亂，說不到如此簡要，自知不合做結賬的工作。現在見着叔遠先生不慌不忙的寫了出來，所以尤其欣服。我從前還搜到幾筆宕賬，在

叔遠先生的清賬上是不該結進去的；我却可以借了這個機會，姑且提起一聲，候將來證佐再多了一點，到從新結賬時，或者也可以結了進去。

我搜到的宕賬，就是唐以前幾筆舶來的糊塗賬。反切及字母的問題，有的說是受着梵文進了中國的影響，有的說是不對。字母的發生，并且考定了，雖然起原於佛家，但是舍利造三十字母，守溫添六個，都在反切盛行了五百年後的唐代。然而我感觸到中國人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的老把戲，自古迄今，自今至於無窮，終是繼續了演將下去。拏眼前的事實做個證據，便可推想到古代。注音字母受了西洋字母的影響，誰也不能否認罷？但現在注音字母的面孔，儼然還像脫胎於「字母切韻要法」。聲母是三十六母的縮小，韻母是十二攝的對照；若要分辨牠的背影，完全不是西洋字母，又誰敢堅持呢？但是「瞎子吃餛飩，肚裏有數目，」造注音字母的動機，却惟一的觸起於西洋字母。於是我就用我的主觀，去搜索古代的宕賬。

我止在慧皎的高僧傳上，得到了兩個注意點，便造成我的宕賬。因為慧皎是梁代紹興居住的和尚，他是西歷六世紀初年人，記載三四世紀的事，當然是比較可信。他是陸法言等的前輩；與一班草頭韻學家周顒王儉沈約之徒都是同時。在他口裏講出來的話，不算沒有價值。

一是反切的起原，說是歸根到我們古代已有雙聲疊韻的細胞，撒播在空氣中，故觸着了便自然發明了反切，這是不能不承認的。但是不先不後，却在佛說大行的曉光中發生了反切，恐怕是中學雙聲疊韻的體，加進了西學梵文的用，才得到實現，必未可定。漢末儒家談佛的頗多。通曉音韻而又篤信佛氏的，則有魏的崔光。陳志替他作傳，說他「崇信佛法，禮拜誦讀，老而迨甚」。又說「光在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，以贈李彪」，雖崔光與著作聲類的李登，同時而又同用五聲，紀律音聲，但還算不得魏世音韻，受佛氏影響的確證。等到再讀慧皎高僧傳的第

十五卷齊釋慧忍傳，其中有云：「自大教東流，乃譯文者衆，而傳聲者蓋寡。良由梵音重複，漢語單奇。若用梵音以詠漢語，則聲繁而偈迫。若用漢曲以詠梵文，則韻短而辭長。是故金言有譯，梵響無授。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，屬意經音，既通般遮之瑞響，又感渙山之神製，於是刪治瑞應本起，以爲學者之宗。傳聲則三千有餘，在契則四十有二」。據這一段的話，在二世紀的東漢，因梵響無授，反切還發生不出。到三世紀初年的魏，曹植屬意經音，傳聲三千有餘，於是託足許都的應劭，服官曹氏的孫炎，都做了反切出來，篤信佛法的崔光亦能做五音詩，李登且據五音爲聲類一書。音韻開創的元祖，都在曹魏，這可以算做偶然的事麼？

但這一筆反切的宕賬，沒有明顯的關係，姑且宕在廢賬上再說，更有一筆字母的宕賬，却痕迹較爲顯明，終得算牠一算才好。隋書經籍志上有幾句話，叫做「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，又得西域胡書，能以十四

字貫一切音，文省而義廣，謂之婆羅門書；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」。什麼是十四字，從來沒有人問過，惟有這「十四字貫一切音」，人人知道。猜詳起來，終以爲有十四個字母，可以拼切種種的聲音罷了。十四個是什麼字，大段因爲那本婆羅門書不傳，所以也追究不出來。等到我前年讀慧皎高僧傳，讀到第七卷宋釋慧叡傳，牠後面說道，「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，殊俗之音，多所達解。迺諮叡以經中諸字，并衆音異旨，於是著十四音訓敘，條例梵漢，昭然可了，使文字有據焉」。方曉得那個十四字不但載在婆羅門書上，而且傳播在六朝士大夫的口中，謝靈運問明了和尚慧叡，便把十四音條例梵漢起來，這還不是用印度字母來整理漢音的確據麼！

惟有這十四字或十四音，到底是什麼東西，畢竟招不出來。後來反覆的把隋志玩讀，他說十四字與八體六文殊別，有一天看了廣韻的附錄，他第一是載的雙聲疊韻法，第二是六書，第三是八體，第四是辨字

五音法，第五是辨十四聲例法，第六是辨四聲輕清重濁法。大家終以爲這種劣陋的歌訣一類的東西，止是隨便引附，沒有什麼價值，更沒有什麼類例。但細細一考較，說不定古人還看作最重要的例法。廣韻所載必是陸法言切韻之原物，乃是隋唐以前的流傳要法。玉篇卷首所載，既把隋唐以前的要法，載之於前，或亦由顧野王等自己所手附。而後人又附以唐代諸要訣。二書皆秩然有別。雙聲疊韻法，在切韻爲韻書以音爲先，又認爲雙聲疊韻，起自遠古，故載於六書之前。玉篇則爲字書，故用六書列首。切韻用四十一類法（經陳蘭甫錢玄同兩氏所考定）故不取通俗的因煙人然等的切字要法的三十類。玉篇則認爲由晉代傳來的舊法，故次於八體，而以雙聲疊韻法歸類於九弄反紐圖之下。終之六書八體皆列最先，即隋志所謂八體六文，中國紀綱文字之古法也。次爲雙聲疊韻法或切字要法，亦中國雙聲疊韻之舊。於是受外來之影響，後欲將雙聲疊韻畫成幾個總類，則依仿五行五色之

老門道，而五音法生焉。此即發始於崔光五韻詩李登聲類時代。雖非八體六文之舊，還確是東方面目。若所謂十四聲法，直卽舶來新法（牠本是駱駝駝來的，曰舶來者涉筆成趣耳）。爲謝靈運等所介紹而通俗者也。彼法尙在四聲未作以前，故列於辨四聲清濁法之前。然則十四聲法卽謝靈運所敍之十四音，亦卽隋志之十四字也。

於是隋志的十四字有了着落。而且說到隋志的十四字便是廣韻上的十四聲，又發見了「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」的老把戲。且讓我慢慢說來。

印度字母至今是五十一個

摩多就是韻母，凡十六。除去 R L 長短四母不算，凡十二摩多爲六音：

（一）長 a 短 a

（二）長 i 短 i

（三）長 u 短 u

（四）長 e 短 e

(五)長 o 短 o

(六)長 am 短 am

體文便是聲母，凡三十有五。除去遍口聲或超聲

內一個「濫」字，凡三十四體文爲八音。

(七)k kh g gh ñ

(八)c ch j jh n

(九)ṭ ṭh ḍ ḍh ṇ

(十)t th d dh n

(十一)p ph b bh m

以上所謂比聲二十五，爲五音。

(十二)y r l

(十三)v ṣ sh

(十四)s h ksh

以上所謂遍口聲或超聲九，爲三音。

各種字母之數有不同者，如金剛頂經等稱爲五

十母，則去濫字數之也。玄應所引大般涅槃經等稱四

十七母，則去長短普字二母，又濫羅二母也。泥洹經

等稱四十八母，去濫母，復去長 e 及短 am。如華嚴經等稱四十二母，則摩多止留長 a。諸如此類，皆有特別意旨，刪削無關係之字母數之耳，非字母原有多少也。五十一字母，每母各有其佛法之取義，故字母排列之次序，有以音理爲次者，卽如上文所引，如泥洹經，大般涅槃經，金剛頂經，悉曇字記之類是也。有以佛理爲次者，則不依音理，如光讚經，華嚴經，大日經之類是也。

佛經中附字母者，最古爲西晉竺法護之光讚經，以佛理爲序。其以音理爲序者較古則爲東晉沙門法顯所譯的大般泥洹經。其第十四章文字品云，「佛告迦葉初十四音，名爲字本，是十四音常爲一切不盡之本」。今將其四十八母，依音理列之：（原次如是，惟不標數字）。

（一）短阿 長阿

（二）短伊 長伊

（三）短憂 長憂

(四) 啞

(五) 烏 炮 (原注, 於十四音炮爲究竟)

(六) 安

(七) 迦 呿 伽 重伽 俄

(八) 遮 車 闍 重闍 若

(九) 吒 佗 茶 重音茶 拏

(十) 多 他 陀 重音陀 那

(十一) 波 頗 婆 重音婆 摩

(十二) 耶 羅 輕重羅

(十三) 和 賒 沙

(十四) 娑 呵 羅 (原注來雅反)

釐 釐 樓 樓 (今注此四母不在十四音之內)

經文又結之曰「吸氣之聲, 舌根之聲, 隨鼻之聲, 超聲, 長聲, 以斯等義, 和合此字」。

其次則爲大般涅槃經亦由法顯初譯。至劉宋則釋慧觀與謝靈運再治之, 又經劉宋沙門慧嚴與靈運等依泥洹經加之品目。今其第十三章文字品云,「佛

復告迦葉，……善男子有十四音，名爲字義。所言字者名曰涅槃。常故不流，若不流者，則爲無盡。夫無盡者，卽是如來金剛之身。是十四音名曰字本」。今亦就其五十母原次，爲加數字列之如下：

(一)短阿 長阿

(二)短伊 長伊

(三)短憂 長憂

(四)啞 野

(五)烏 炮

(六)菴 痾

(七)迦 佉 伽 重音伽 俄

(八)遮 車 閤 重音閤 若

(九)吒 佉 茶 重音茶 拏

(十)多 他 陀 重音陀 那

(十一)波 頗 婆 重音婆 摩

(十二)邪 囉 輕囉

(十三)和 賒 沙

(古)娑 呵 羅

魯 流 盧 樓(今注四母不數)

經文又云，「吸氣舌根隨鼻之聲，長短超聲隨音解義，皆因舌齒而有差別。……」

我爲什麼要煩瑣的把泥洹經及大般涅槃經的字母羅列出來呢？因爲那個大般涅槃經，經着玄應引在一切經音義內，便變了花色。又經錢大昕同陳澧去解一下，更變了些面孔。因此不能不列出來比較比較，也可以見得唐朝人，便不懂了六朝的十四聲法，漸要趨向他的三十六母。現在又把玄應的原文加了數目字列之如下：

文字品（玄氏原註，字者文字之總名，梵云羅刹。

羅刹譯言無異流轉，或言無盡。無盡是字。字存紙墨，可得不滅。借此不滅，以譬常住。凡有四十七字，爲一切字本。其十四字，如言三十三字如是合之，以成諸字）。玄氏此注，卽於十四音爲字本之理，一筆勾銷。不幸十二摩多加

上理釐二母，名曰字音十四，又成字面上之糾紛。且理釐兩母之故，不能說明，被陳蘭甫拉向來母，尤落十丈雲霧）。

字音十四

(一) 哀(原烏可切) 阿

(二) 壹 伊

(三) 塢(原烏古反) 烏

理(原註,重) 釐(原力之反)

(今註,此二母卽不列十四音之數。且理釐當於慧嚴原本之魯流,尙有盧樓未引,亦可怪。不知玄氏作音義,所据何本)?

(四) 黧(原烏奚反) 藹

(五) 汚 奧(原烏故反)

(玄氏自註云;此十二字,以爲音,一聲中皆兩兩字同,長短爲異。皆前聲短,後聲長)。

(六) 菴 惡